

冬至挖荠菜

□元光美

今年的冬天说来也怪,竟然不怎么冷,冬至那天,竟只在早晚才透出些微寒意,如一层薄薄的、凉凉的纱,轻轻贴在脸上,不一会儿就习惯了。小区楼下的银杏叶早已落尽,茶花刚冒出花骨朵,一粒粒,白白的,鼓鼓的,却总也不见红花瓣的影。暖阳懒散地漫过操场,随之传来邻居阿姨们的吆喝声。这么热闹,定是阿姨们又商量着做些好吃的。也不知道她们从哪儿弄来的一口大锅,支在一楼阿姨家的院子里,她们经常合伙制作本地的特色小吃。

婆婆提醒道:“今天是冬至,邻居们准备一起包饺子,等会儿去挖荠菜,锅里煮了汤圆,你快起来吃早饭。”

“挖荠菜,这个季节哪来的荠菜,野菜不是应该春天才有吗?”我心里满是疑惑。

“有啊,这个时候的荠菜最肥美了,地方她们都提前寻好了,准备一下就出发。”婆婆边收拾挖野菜的工具,边回应我,“老话说‘冬至荠菜小人参’,这时候的荠菜营养都在根上,味道才好呢!”

“那我也去,我马上就好。”我赶紧起身,生怕掉了队。

田垄上的土松松的,表层覆着一层薄霜,那些春夏秋三季里闹嚷嚷的蔬菜、野果们,此刻都只剩下些灰褐色的枯梗子,规规矩矩地立在畦里。我们一行人沿着田埂,跟着领队,慢慢地走。

“到了,就在这附近,大家自己挖。”领队阿姨召唤我们开始行动。

“哪里有啊?”我四周环顾一圈。

“你看,这不就是。”同行的一个阿姨从枯梗子中间拔出一棵。

我弯下腰一看,还真是,就在一簇衰草的脚跟,贴着地皮悄悄生长。原来,荠菜选择在万物退避的严寒萌发,大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英雄气概,一路破冰,逆风雪,顽强地走向春天。叶片紧贴地面,迎着寒风均匀地舒展开来,那深褐色透着暗红的叶子,微微有些青绿的底子,几乎要与泥土混成一色了。

“你认得荠菜不?”婆婆怕我认错,想教我辨认。

“认得认得,小时候都挖过的。”我笃定地回答,竟有几分自豪。

荠菜究竟是怎么想的,偏要拣在这万般萧条的时节来显现它的清鲜。我捏着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探进土里,轻轻一撬,整棵荠菜便连着一小撮湿润的泥土一同起来了。白色根须短短的,抖一抖就干净了。

“这棵长得肥。”领队阿姨举起一棵荠菜,向我们展示。果然,她挖到的荠菜叶子宽大厚实,竟有巴掌大小。

之后,我们便不再多言,各自埋着头,一处处寻,一棵棵挖。不知是挖荠菜这件事本身就带着魔力,还是集体劳作藏着无形的竞争,每个人都全神贯注。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悄悄溜走,我的思绪却飘回了从前。小时候,外婆就带我到田里挖荠菜,她说经了霜的荠菜甜,我嘴馋,挖到一棵,用手捋一捋泥,就往嘴里送,那股子清香味儿,跟现在一模一样,那时候天气冷,手指头冻得发僵,心里却是暖暖的。

随着领队阿姨一句:“差不多了吧。”我们才停下手中的活儿,聚到一处背风的田埂上歇脚,顺手拣去篮子里混着的枯叶杂草。我忽然想起古人说“其甘如荠,惟此菜之美也”,原来这不起眼的野菜,竟是从《诗经》时代就被赞美至今的美味。

回到小区,我们开始分工。婆婆和阿姨们负责烧水、调肉馅、擀饺子皮。而择荠菜的活儿就留给了我,我把附着在荠菜上的黄叶老叶一一揪掉,再把荠菜根单独剪出来,因为荠菜贴着地皮长,沾了不少浮土,得用清水反复淘洗好几遍,才能清洗干净。

一切准备就绪,就开始包饺子了。因为收获的荠菜量足,除了荠菜饺子,还做了荠菜馄饨、荠菜春卷、荠菜丸子,甚至复刻了大文豪苏东坡发明的“东坡羹”。猪肉醇厚的油脂香配上荠菜清新的草木香,整个院子都飘着浓浓的烟火气。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曾说:“荠菜拌肉作馅,不用着赋,自有真味。”这朴实的智慧,至今仍在我们的手中传承。

我捧着热乎乎的饺子忽然觉得,我们这一上午的忙碌,包进去的何止是荠菜与肉馅,那饺子搅动泥土的微凉触感、记忆里外婆手心的温度、东坡先生的旷达意趣,还有邻里相伴的欢声笑语,都被细细切碎、慢慢调和,包裹进这薄薄的面皮里。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,升腾的热气模糊了窗棂,也温热了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记忆——原来,这才是冬至最珍贵的“福气”,让这白昼最短的一天,也变得温暖而绵长。

冬至早已过去,而那缕荠菜的清香,却始终袅袅不散,萦绕在记忆的深处。



扫一扫,听听

记忆如潮水般翻涌,那片蓝色的海疆、雪白的浪花,以及浪花般纯净的青春,始终在我心底澎湃。1968年冬,我穿上军装奔赴闽东黄岐半岛,从此与海浪花结下不解之缘。它不仅是海防前线的报春花,更是战士青春与信仰的象征。

初到海防的春夜,班长带我走向海岸哨所。月光如银,海浪层层扑向礁石,溅起的浪花洁白如雪,灿烂如星。“我爱这里的海浪花!”班长轻声说道。这位防守八年的湖南兵,眼中既有严厉亦有温情。内务整理、紧急集合、打背包……我这位“秀才”在他的帮扶下逐渐褪去青涩。当他用“军功章”的一半,不怕没人爱”抚慰我失恋的失落时,我恍然明白:浪花的坚韧,正是海防战士的底色。

浪花亦是英雄花。部队在暗板农场军垦

时,班长肩拉铁型带头垦荒;台风冲垮海堤,官兵以血肉之躯筑成人墙。我因体力不支昏迷,醒来时见班长黑着眼圈守候床边。他说:“你是一名好战士。”这句话如浪花撞击礁石,在我心中迸发力量。后来,他在信中提到我为他写的通讯见报后,当地政府帮扶了他的家庭,一位姑娘寄来了照片——海浪花终成报春之花的预言,在岁月中悄然应验。

十连张连长的带兵风格如惊涛骇浪:夜半哨声、正步七十五公分、枪管吊弹加练,战士称他“老黑哨”。但在他为救新兵重伤倒地时,全连泪如雨下。他曾说:“只有随时拉得动、冲得上、打得胜,才是当兵的人!”这句话如刺刀般直刺我心,让我读懂严苛背后的深情。浪花的壮美,正在于它撞击礁石时的义无反顾。

海浪花

□王德仁

海浪花更是军民联防的友谊花。川石岛军民联袂共驱可疑船艇,卫生所战士为渔民女献血救母子;台风后部队修堤送粮,通讯排长牺牲在架设电话线的寒风中。追悼会上,乡亲的泪水与军功章交织成无声的誓言。一位老兵感叹:“看见大陆军民的联防,我们也想念老家的亲人!”浪花淘尽英雄,却淘不尽血浓于水的深情。

如今,我已两鬓斑白,但海浪花依旧在记忆中翻涌。它淘走了岁月的泥沙,留下精神的结晶:班长的坚韧、连长的担当、军民携手的温暖,皆如浪花般汇聚成海,托起一代海防人的信仰。正如老守岛战士的诗句:“多少心血流大海,流入大海绽奇葩。”海浪花不仅是自然的奇观,更是战士青春与理想的永恒绽放。



朝花夕拾

窗外的银杏叶又黄了。我坐在书桌前,翻开旧书,那片来自上坪头的银杏叶书签依然静卧其中。叶脉已干涸,色泽却未褪尽,仿佛封存了那一整个秋天的光景。我的思绪,也不由自主地飘回那个叫上坪头的自然村落,飘回那抹具象的秋色里。

记忆里的山路,蜿蜒而局促。汽车小心翼翼地挪动,一侧是深谷,一侧是崖壁。我紧抓着后排扶手,身体随车身摇摆,本是因颠簸而眯起的眼,却被窗外漫山的色彩吸引。那座山仿佛正以最隆重的方式迎接秋天——绿的杉木、红的枫树、黄的银杏,高低错落,层层晕染,随着海拔的上升,如一幅长卷在眼前缓缓铺展。

我攀登过许多山,它们大多以亘古的沉默令人望而生畏。但上坪头不同,它的秋日带着一种朴实的温情。我记得沿青石板路行走时,

山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,其中还夹杂着银杏叶特有的微苦气息。那一刻,我总忍不住深深呼吸,仿佛要将那山间的秋意,整个儿装进肺里,藏进记忆的深处。

村口那棵巨大的银杏古树,是记忆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它的树干粗粝,至少需五人伸臂方能合围,树冠如华盖,滤下片片碎金般的光斑。而树下那位佝偻着腰的老人,更是让我至今难忘。她用那双布满深纹的手,在满地黄叶间,缓慢而专注地拾取坠落的银杏果。每一拾,一放,都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仪式。我站在一旁,不忍打扰。直到她抬起头,对我露出一个慈祥的笑容。我指了指地上的白果,她像奶奶般地点点头。我便俯身,小心翼翼地拾起几颗,当作是对那个秋天最实在的念想。

捏起一颗乳白色的银杏果,我忆起当时口中的滋味——微苦、微涩,而后才有一丝回甘。人们说银杏是亿年的活化石,我的味蕾笨拙,尝不出亿年岁月的独特,可也能感受到时间那沉甸甸的质感。我本想多带走几颗,最终却还是将它们轻轻放回了地上。就让它们完成作为种子的使命吧,在这片生长了亿万年的土地上,继续那场始于远古的、漫长的梦。

山里的天黑得早,傍晚五点多,暮色便已四合。山风再起时,又一阵银杏叶雨簌簌落下,像在温柔地催促着归期。我转身离去,将古树的沉默、果实的微苦,一并封存于心,带往山外那个行色匆匆的人间。

而今,那片银杏叶书签,成了我与那个秋天唯一的联结。它静静地躺着,提醒着我,曾有一个午后,我站在一棵古树下,感受过时光缓慢而庄重的流动。在一切追求“即时”的今天,这份源于上坪头的记忆,反而愈发清晰地告诉我:有些美好,值得用一生去回味。

坪头秋色

□李鸿宇

因学校修护坡,大门不宜进出,师生们便从角门出入。这是一条狭窄的小路。路边有菜地,有稻田,也有几栋民居。这些农户院内都种有月季、桂花。这在乡里为常见之物,这些天来来回回都不在意。

某日上午,离开宿舍前往校区,在路弯处,偶一回头,便撞见了这一丛白菊,静静地开在红砖灰瓦的墙角。它们就生长在一个用灰砖随意垒起的花坛里,坛里的泥土裸露着,还夹杂着几缕野草,还有农户撒下的韭菜,颇有几分野趣。白菊的花朵是那样繁盛,一团团,一簇簇,挤挤挨挨的。有的已然全然盛放,层层叠叠的花瓣舒卷开来,像一朵朵微缩的云,又像少女曳地的纱裙,洁净得没有一丝杂质;有的却还是紧紧包裹的花苞,圆润而饱满,透着嫩嫩的生机,像一颗颤着快的心。那素净的白,与底下翠欲滴的叶子相互映衬着,在这略显荒乱的背景里,迸发出一股不管不顾的、泼辣的生命力。它们

不像花园里被精心呵护的名卉,倒像是这巷弄里自在生长的孩子,带着泥土的自然质朴与天真。我不由得心里欢喜得很,近日路过,都会停步观赏一番。

若说第一眼是惊艳于它在秋阳下的明朗,那么此时再看又是另一幅光景,则更显出它的风骨了。天色是沉沉的,铅灰色的云层厚厚地压着,空气里弥漫着雨前的寂静。那丛白菊,却在这片灰蒙蒙的底色里,愈发显得皎洁如玉。几根细长的木竹棍悄悄立在花枝间,这是养花人温柔地扶持,生怕这繁花压弯了枝条。它们就那样挺立着,每一片花瓣都舒展着,承接着天光,也预备着迎接即将到来的风雨。不同于毗邻的地里,红薯藤与叶匍匐在垄畦,瑟瑟等待着风雨的洗礼。身后那栋灰色建筑的百叶窗紧闭着,像一个沉默的旁观者。

然而,这一明一暗之间,白的依旧是那样白,绿的依旧是那样绿。远山作为背景更

衬出菊之悠然。那份幽独的气韵,又仿佛契合了“芳菊开林耀,青松冠岩列”的意境。秋日的白菊,它不与春风桃李为伍,独独选择在万物开始收敛、沉淀的季节里,坦然地、热烈地绽放着自己。它承载着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的情思,却依旧只是它自己——从生于墙隅,安度静秋的菊。悄然间,心里一份难言的遐思,便在这花影与诗魂的交织中,变得愈发厚重而悠长了。我想,陶渊明先生“采菊东篱下”的那份悠然,或许未必只在远山,也就在这寻常巷陌的墙隅一角。它不争春色,只在百花凋零的时节,将自己的清寂与热烈,一并捧给这个渐寒的人间。这白菊,开的何尝是花,分明是一段无言的风骨,一曲宁静而坚韧的秋之诗篇。



我见我闻

墙隅白菊

□阡陌

用辛勤劳动
唱响我们的时代主旋律